

📖 节间词话

月饼的味道

■ 吴辰

从前的月饼的确与现在的味道不同。小时候生活在郑州，家里边有一个木头做的模子，就躺在厨房的柜子里，长方形，两拃来长，上边有三个圆形的凹陷，凹陷边缘有花纹，底部刻着四个字，那些字都是反的，我认不出是什么，不过当时即便是正着的字我也未必能认得出。家里说这个叫“卡花”，是做月饼的时候用的，现在想想这名字倒也也在理——把光秃秃的月饼胚子往这“卡花”里一“卡”，出来便有了花纹和图案。这个“卡花”一年也难得用上一次，平时我经常偷偷地从厨房把卡花拿出来，敲敲打打，或者用它来印橡皮泥，在我心里，这叫“物尽其用”，反正放着也是放着，在大人眼里，这就是“不讲卫生”，为此，我也没少挨大人批评。

终于熬到了中秋节，家里开始做月饼，面和坚果家里本身就不缺，而青红丝则需要现买。我自幼不爱吃甜食，却喜欢吃月饼，原因是月饼里有青红丝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由橘子皮加工而成的，只觉得有一种特殊的香味，而在后来的三十余年中，我常常会被柑橘类的香味所感，恐怕根源在于小时候对青红丝的偏爱。

在家中做月饼，工序并不复杂，也不用烤箱烤炉之类，只需把馅料炒熟，把月饼皮包好，然后，拿一只平底锅，用小火翻来覆去地慢慢烙，等到表皮焦黄了，月饼也就做好了。当然，也有把月饼烙糊了的时候，可烙糊了又怎样，权当是巧克力味的就好了。有时候糊过了，苦得吃不进去，那就掰开吃馅——当皮糊到不能吃的时候，馅料则要比正常情况下好吃几倍，这个秘密是我发现的。

我们家自己做的月饼一年也就那么几个，从不送人，送人的月饼会专门去糕点店买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个中缘由：我的姥爷血糖高，当时没有“无糖食品”这个概念，家里自己做月饼使用糖精代替糖，多少能健康点。现在想想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，那些月饼皮、那些青红丝、那些花生和芝麻炒制的馅料，血糖高的人也都是要忌口的。姥爷终究还是因为血糖的问题去世了，此后，家里也不自己做月饼了，一则太麻烦，二是睹物思人，那个“卡花”也不知被收拾到哪里去了，只是还有一个小药瓶放在橱柜内，瓶子上写着“糖精”两个字。

不做月饼了就得去买，那些所谓“蛋糕房”“饼屋”出品的月饼我是不爱吃的，要吃月饼，便要去早市，那里有位戴小白帽、颌下留一撮小胡子的回族大叔，卖月饼捎带卖山楂糕，三轮车上是自制的小玻璃罩子，月饼层层叠叠码在洁白的蓝边搪瓷医用托盘里，看着就干净。说这是月饼可能稍微有点名不副实，因为他家的月饼并不只是在中秋节才有，而是一年四季都有卖。姥姥说这叫“提糖月饼”，只是何谓“提糖”，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。提糖月饼的馅料并不是很甜，这是我所喜欢的，而更喜欢的是馅料里的青红丝和冰糖块。提糖月饼顶饱，上学时拿一个就当是零食，那时候课上已经学会了走神，听听听不进去时，便掰一块月饼，仔细地将其中的青丝、红丝、冰糖分门别类地挑拣出来，放在纸巾上，用一节课时间慢慢品味，倒是物我两忘。只是有时候嚼冰糖声音太大，被老师听到后一顿批评，在当时是乐趣，现在想起来却是追悔莫及。

后来，月饼便贵了起来，但是也变得不好吃了。第一次吃到广式月饼，是蛋黄莲蓉馅的，我并不觉得它好吃，只觉得油腻，任别人告诉我这种月饼多么多么贵，我就是爱不起来，有时候就着茶水咽下几块，也会让一天的胃口皆无。这也让我对广式月饼一度有心理阴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“勉为其难”地吃了一口双黄白莲蓉，竟一时不知怎么形容这种味道和口感，从此之后，广式月饼便从我的黑名单中剔除，每年中秋不吃一个两个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出门在外，中秋更显得珍贵。人生中有短暂的两年是在南京度过的，一个人度日，潦草点也便没有什么，只是到了中秋，还会有点寂寞，没想到在日落黄昏前，有友人自滁州来看我，一时也没准备什么，好在都是糙老哥们儿，砍了一只咸水鸭，买了一盒苏式月饼边游玩边吃，我俩都是喜静之人，便倚着一面城墙大快朵颐。苏式月饼又与之前所吃的月饼不同，馅料倒是其次，月饼皮层层叠叠，那日只欠一壶好茶，可就着健力宝也不算很差，我们一层一层地撕着月饼皮吃，看着一池玄武湖水慢慢地暗了下去。

去年八月，人在三亚，脱下“大白”之后，汗如雨下。回到驻地领餐时，却发现每个人都有有一个广东吴川的大月饼——其大如小脸盆，一时也不知脸上流下的是汗还是泪，只纷纷笑说队长的神通广大。这可能便是我此生最难忘的一个中秋了吧。

如今，中秋国庆都过完了，仔细回味，从前的月饼的确与今天的味道不同，从前的月饼香甜，现在的月饼里却有百味的人生。

📖 岁月山河

秋有千意

■ 王卓森

午后向阳，我坐在一间瓦房的檐下，被夏天挡住了大半年的秋风吹来，有意无意的样子，恰似忘记了恩仇的君子。

海岛是南方的南方，南方让人有时迷幻。秋的早晨，仿佛一颗差不多成熟的刚剥皮的芒果，飘着一缕清甜，天际上的霞色，就像这颗芒果带着点淡绿的黄皮。走到窗前，咽口水，吸口风，然后回神，竟然忘记了自己到底身处何方。在海岛，中秋前后的物象一派清澈，一片透亮，没有挥手自兹去的幽然古意，也没有第一杯奶茶的时下文艺，只有绿色和蓝色的初始设计。我偏爱这澄明的蓝，极目远处的地平线，然后抬起头仰望，眼光穿过片片佛系的白云，似乎可以看见宇宙的边缘。那种蓝，是一种立体的颜色，无限扩张而没有重量，轻易就从眼瞳的细孔进入到我的内心，稀释欲望，充盈了我思维的整个平面，突然让我对“感召”的词意有了新的理解，那就是：时光流转，万物之间，彼此感召，紫紫千意。

又到中秋，如此快，看不见时间的身影，却看见节气的脚步，去年的月光还没封存，今岁的月饼又匆忙上市了。这满是烟火气的俗世，人的戏份很多，但欲望撑不过一场戏，有时只剩下本色的劳作和吃穿。还记得，我转学到县城读小学后，第一次在城里同学家度中秋，晚上我和同学吃了全县最出名的春临月饼。春临是那时候县里“段位”最高的一间国营茶楼，第一次去县城，我就被大人带到这家茶楼上吃过烧饼，烧饼焦黄，麦香扑鼻，至今，只有海口牛车巷子那家茶店烧饼的味道最接近它。月饼是春临的一个招牌，曾经，县城里的居民得托关系才能买到。多年前的那个中秋夜，月光下，吃春临月饼，快乐喂饱了我一颗少年的心，压在饼面上的几朵桂花和“春临”二字，是我眼中最美的浮雕。进城工作后，第一次喝的某鲨鱼翅燕窝汤，在我的记忆里已经荡然无痕，但这道浮雕如今依然点点清晰。那一片旧时的月光还洒照在我此时的眼前，但我和同学已不能少年归来，就算马上相逢，估计也没有多少话要凭君报语。

临近中秋，这段时间连续下了很多场大雨，每天下午一团团的积雨云被风搬来头顶，

然后化成滂沱秋雨泻下，这雨下在城里的水泥地上，溅出一片舍我其谁的喷薄，声音洪大，从天而降，惬意如我，不需向谁证明自己的凌厉。如果在乡村，我会走进这雨里，看它如何小声静气地绵密地浸入土地里，我想我也会恭敬一些，面目就如这雨中的树，接受来自云间的天水洗亮，被这雨温柔以待。入夜，我在一家十分随性的茶店里看这秋天的落雨，下得好生猛啊，我喜欢这样的雨，想象自己晚年在村庄外的田野上聊发少年狂，冒雨行走，也是遇见这样的一场雨，遇见有一个人撑一把伞过来，挡了我一个半身雨水半身晴，如果正好看见雨中陌上某一朵花开开了，那一定是我的今世之约。雨濯过的秋日黄昏，冷面的城市只剩下几道余晖。突然觉得，这个世界是被虚构的，我们每个人就在里面走动，说话，操劳以及生与死，再最后被自己的故事渲染，如果有一场秋空月光静美地陪过，有一片不肯飘落的秋叶长久对望，那我们就是幸福的，幸福如没有疼痛感的秋意。

海岛的中秋，是一种期待，期待它的快点到来，是海岛人生活的一部分，一年长夏的气候让这种期待变得欣喜和纯粹，好像一场比甜蜜更甜的约会。日间炎热，夜间凉爽，月亮升起来，锣鼓响处，人头簇簇，那是村庄里庙会在唱大戏，烛光香火中，庙里的各位神尊颜一派威严静穆，都应该喜欢中秋，如同应该喜欢与村民日夜相守一样。庙外，看戏的老人在月饼的香味之中眯着双眼，笑容成为他们脸上的秋色图。城里，高楼之下，城中村几家欢乐，在有些孤清的神庙院子里，戏台上也在演戏，卖力的戏声仍然被漠漠沸腾的市声盖住了，中秋夜，城里有月光，有月饼香，但从很多年前开始，就已经没有一处安静的地方了。

秋风不缺席故乡，故乡稻黄，是一片没有离开过我的乡愁。这时节，我喜欢出城，驰车过村庄外的秋田，打开车窗，秋风灌进来，能闻到秋阳晒过的草味，稻香是最容易沾上衣袂的，几日不会散。黄昏，稻田小水沟流水宛然，向深处流去，流进夕阳里，暮色的帘子降下来，秋风无力，吹也吹不开。这时，如果路上遇见

熟悉的归来的做田人，比如遇见我刚从地里给庄稼喷农药回来的六叔，我会停下车，跟他们抽支烟，寒暄几句，他们照例会问我中秋节回不回村，我照例本能地回答说“回的回的”，但我知道我不一定回来。其实，多少人的故乡，就徒剩故乡两字，人和他自己忙碌的影子隐隐于市，苟苟于生，无思来去，唯有秋风年年吹拂。世界在变化着，人在对一切过往修改自己的定义，事情比心情还多，最初的许多念头随手一扬，撒落尘间了。

秋天的意绪中，有回忆浮起。小村庄，小时候，外婆家，爸爸的月饼，中秋的月光，瞬间组成了一幅帧风中的画面，那样的美好至今还是我的一份心动。中秋节当日上午，送月饼给我外婆，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活计，不用去放鹅了。去外婆家的路上，我就想着外婆见到我来如何的高兴，给我塞两块钱，我如何把钱藏好，不要让我弟弟发现，隔天到十铺路外的镇上买几本小人书，馋死一帮小玩伴，放牛的野坡上揪着我讲书中的故事。如今，外婆早不在了，外婆家的瓦屋已坍塌经年，房屋后的那棵大杨桃树也在很多年前被一场台风刮断了。我曾吃过不少这棵树上长的杨桃，杨桃灿黄，闪烁叶丛间，如仙界异果，外婆用一根长长的竹子把杨桃挑落，让我捧着草帽在树下接住，没接住的杨桃砸在地上，砸成一滩水津津的黄泥，这滩黄泥，今天还粘在我对外婆温暖的思念中。对外婆家的记忆，复活在我五岁之前奔跑过的乡野中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没有再去踏访这个童年的村庄，有时会忽然想去，顷刻又止住了，原因是没有原因。在外婆家的村东头，有一条弯曲着扬上多文岭的山坡路，坡下有一座反射着片片阳光的水库，有一块块不断改变原貌的庄稼地，有很多橡胶林茂密生长，隐蔽住了与其他村庄连接的土路。我舅舅来看过我，那个我印象中捡到一张字纸就反复看半天的人老了很多，这让我相信岁月才是世间唯一的逆行者。

秋风又起，小坐风中，秋有千意，问明媚的田野，问心上的人间。

📖 文艺随笔

嫦娥的颜值

■ 赵染芹

现代人皆认为，嫦娥是中国的神神兼美神。殊不知，这位知名度最高的女性“颜值”代表，同样经历了长时间、大面积“整容”。当然，对她动手术的不是医者的刀，而是文人们的笔。

闲翻古籍发现，远古先民不仅没把月神嫦娥视为航天女英雄，甚至将她贬为窃药背夫的“丑八怪”——蟾蜍。成书于商周时期的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最早记载了传说中的月亮初始状态：“有女子方浴月，帝俊妻常羲，生月十有二，此始浴之。”意思是：常羲是大神帝俊的妻子，生了一十二个月亮，这才开始给月亮洗澡。可见，常羲最早是月神，与后世执掌月宫的嫦娥颇为接近，这也激发了后人无穷无尽的探讨欲，冒出了字近、音同的诸多论据。《史记·历书》引先秦典籍《世本》云：“黄帝使羲和占日，常仪占月……”意思是，黄帝命令一个名叫常仪的大臣负责观测并预测月亮的运行变化，开创了神话向历史演变的先河。

1993年，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的秦简《归藏》（先秦三易之一），不仅安排月神“常羲”脱胎换骨更名为“嫦娥”，还推动神话向更高处演变，最早描述“嫦娥奔月”原因及登月后的表现形态：“昔者姮娥窃毋死之药于西王母，服之以月……姮娥遂托身于月，是为蟾蜍。”西汉淮南王刘安及门客鼓铸的《淮南子》卷六“览冥训”结尾继续按《归藏》的世界观续貂尾：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姮娥窃以奔月，怅然有丧，无以续之。”嫦娥的身份不仅从高高在上的“月亮之母”拉郎配给“射日英雄”后羿做老婆，还变成“窃药奔月”的渣女。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天文学著作《灵宪》谓：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娥窃之以奔月。将往，枚筮之于有黄，有黄占之曰：‘吉。翩翩归妹，独将西行，逢天晦芒，毋惊毋恐，后其大昌。’娥遂托身于月，是为蟾。”意思是说，嫦娥窃王母不死药服下，奔月找巫师占卜，巫师占卦为“吉祥”，谁知嫦娥奔到月宫就变成了蟾蜍！嫦娥“背夫窃贼”的形象，蟾

📖 诗路花语

砂姜花(外三首)

■ 周济夫

不学玉莲矜贵气，婷婷洁白自天成。宛若村媛来陌上，侧身犹带野山馨。

◎杨桃花

杨桃酸涩忆儿时，寻果充肠攀故枝。当日因何全不觉，碎花着树最清奇。

◎老椰

老椰手植影欹斜，难忘慈亲望眼赊。节序轮回若流水，归思最系是寒家。

◎石榴

连旬风雨摧残叶，老干仍期发嫩葩。一朵猩红先亮眼，春星芒角看槎枒。



《椰》(油画) 陈德雄 作

登儋阳楼

■ 李元保

雨后晨登最上层，凌风揽胜动诗情。天空鸿鹄白云逸，山底澄湖碧水盈。万顷禾田萦岭脚，千般春色满村城。无边胶海绿烟涌，不尽沙滩红树呈。似见坡仙归故里，兴吟自贺放新声。襟怀偃耳余新祝，岁岁昌荣享太平。

我不晒月亮

■ 黄辛力

把月圆或月缺的浪漫
留给诗人
我的骨子里藏着的
永远都是现实主义
月亮尚未露脸
祥云便驾到
而今从前
云都是我手机相册的常客
在每个人都在晒月亮时
我却晒出这一片云彩
几乎每天都光临的云彩
月亮出来之前
我已进入了一座建筑物
拍不了月亮
也不敢拍月亮
月亮承载的东西太多了
传说，故事，抑或诗意
每年一次还不如每天一次
或几天一次
月现或月隐
都改变不了悲壮或美好的故事
众生皆顺遂
圆满于尘世
我每天都如此无声地默念着
而不仅仅在今日

清澈的月光

■ 曾洁

一弯月儿，贴在窗前
叩醒我
多么清澈的月光啊
皎洁。把越来越静谧的夜，照亮
心潮的悸动正规划，一场春暖花开
内心的喜悦与远方的乡愁，藏在记忆深处
此刻，月光穿越而来
在这个时空的节点，与我再一次隐秘地邂逅
而我冥想的，是化作星星
被月色温柔地包裹
星星的腊梅正在枝头绽放，紧握着信仰
打开窗口，那是远方的一个清晨

